

昭

代

典

則

昭代典則卷十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次

吳郡陸翀之訂正

金陵周曰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丙寅洪武十九年春二月高麗國王王禡遣使貢白黑布一萬匹馬千匹○丁未遣使勞蘇州常熟知縣成復奇

時府吏詣縣徑由中道入公堂。復奇怒其越禮執之事聞。上喜其能。命以酒勞之。初曰先王制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秩然而不紊。歷世因之不敢違越。誠以紀綱法度維持治道之具。然立法者君也。奉法者臣也。君能

立法而臣不能守之則亦未如之何矣。朕自即位以來，稽古立法，設置諸司，以貴君子，祿賢人，使與朕共守此道，以安養吾民，奈何其間或匪志人，自隳禮法，吏胥之徒，故得憑上司之勢，而凌侮之，彼乃奔走順承，非惟不能自重，蓋亦有傷大體。如是而欲安享尊榮，其可得哉！爾常熟知縣成，莫奇乃能不畏威勢，執越禮之吏胥，以正綱紀，而絕民害，此有司之超羣者也。法司以聞朕甚嘉焉。故特遣使賚醴往勞，爾其享之，嗚呼！益謹初心，恪遵憲度，則豈不爲自重之君子，流芳百世，耿耿而不磨，爾其懋之。

雲南瑯洞西浦擺金權樹請鑿叛命穎國公傅友德率師

討平之○置行人司官○三月戊午諭戶部毋爲聚斂以傷國體

上諭戶部臣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前代理財竊名之士皆罔知此道謂生財裕國惟事剝削蠹蝕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販楊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取財有限而傷民無窮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樽節用度自有餘饒減省徭役使農不廢耕女不廢織厚本抑末使游惰皆盡力田畝則爲者疾而食之寡自然家給人足積蓄富盛爾戶部政當究心毋爲聚斂以傷國體

辛未御製大誥續編成頒示天下○省躬錄成詔頒行之

初上命翰林儒士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爲
鑒戒者爲書名曰存心錄朝夕觀覽後復命贊善劉三
吾編類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爲一書名曰
省躬錄至是成頒行之

夏四月災惑留南斗○丙戌定工匠輪班之令

凡工匠驗其丁力定以叁年爲班更番赴京輪作三月
如期交代名曰輪班匠議而未行至是工部侍郎秦遠
復議舉行量地遠近以爲班次且置籍爲勘合付之至
期齎至工部聽撥免其家徭役著爲令於是諸工匠便
之

丙午擢慈谿縣丞秦仲彰爲寧波府知府降知府李仲文

爲慈谿縣丞

時仲文遣吏馬仁生行縣違法。仲彰械仁生至闕下。上嘉之。故陞仲彰而降仲文。

五月乙卯召選進士魏安仁等

上諭吏部臣曰。國家人才非一日所能造就。曩進士魏安仁等六人。嘗以過謫爲浙江按察司書吏。使知自新。今已歷年。恐爲小人所侮。則終身喪志。雖欲改過。不可得矣。其名還用之。

丁巳遣行人齋勅勞嘉興崇德知縣畢輝

以其剛正執法。不容奸惡。遣行人齋勅諭之。仍勞以醴。已巳遣使齋醴勞常州知府范好古。

好古上言行人王良至郡奉職不謹黷貨無厭上諭禮部臣曰朕觀自古材知之士不屈於無能之下故克流芳于後設使君官蒞事之時屈於常人之下無補於君無益於民壞法亂政何所不有今好古乃能守邦憲以尊朝廷發奸貪以安黎庶其不屈於無能之下可見矣爾禮部即遣人齎醴以勞仍令械良至京罪之

六月甲辰平越衛麻哈苗蠻楊孟等作亂征南將軍傅友德討平之○秋七月乙卯遣使齎勅勞蘇州知府王觀蘇州府吏錢英姦宄不律知府王觀廉得其狀筆劾之以聞上遣使齎勅諭之曰朕聞居官蒞政設施不二然非感無以治下非恩無以得衆惟中正之士秉公平

之心勵厥之柔。君民怡汝恩威。兼行吏胥。徒卒弊焉。敢
侮。侵朕嘗戒勅諸司。鮮能如命。惟爾親及同知曹。恒經
歷王。虜能秉公心。行正道。將奸吏。箠笞。蒞下之方得矣。
政令必行。奸邪斯遠。境內肅清。民安有日。今特遣行人
齋勅并醴。以勞爾。其益勵厥志。用成嘉績。故諭。

癸未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
禮送京師。

上諭禮部郎中鄭居中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
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達於人情。周於物
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
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上曰。政爲此。奈有司不體朕

意士有耆年便真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之

八月丙戌命榮陽侯楊通靖寧侯葉昇領兵捕象于廣西左江之十萬山○九月庚申西平侯沐英請置雲南屯田從之

沐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置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儲蓄上諭戶部臣曰屯田之政可以紓民力足兵食邊方之計莫善於此趙充國始屯金城而儲

蓄充實。漢享其利。後之有天下者。亦莫能廢。英之是謀。可謂盡心。有志古人。宜如所請。然邊地久荒。榛莽蔽翳。用力實難。宜緩其歲輸之粟。使使樂於耕作。數年之後。徵之可也。遂召征南將軍穎國公傅友德還京。

命錦衣衛千戶周原往麗水縣捕謀亂者。知縣倪孟賢疏辯其安釋之。

處州麗水縣民有賣卜者。嘗干謁富室。不應。所求乃詣闕告。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聚眾謀亂。命錦衣衛千戶周原往捕之。知縣倪孟賢聞原將至。密召父老詢之。父老肯曰。無是事。孟賢又微服往察。見其男女耕織如故。乃歸。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

安於田土。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耶。即具疏上聞。復令耆老四十人詣闕。訴其妄。上命法司論妄告者罪。賜耆老酒食。及道里費。遣還。

河南府盧氏縣主簿徐存義。上言治道嘉納之。

河南府盧氏縣主簿徐存義言。三代漢宋之盛。建邦設都。率居中土。蓋以大梁爲天下之都會。洛陽爲中國之形勝。誠帝王萬世之基也。伏望取法前聖。毋安於江左。益隆大業。以馭四方。又言州縣之職。於民最親。而郡守實民之師帥。得其人則政舉。民安。非其人則政煩。民擾。宜選廉能之士。可任是職者授之。夫一州一縣。設官不必數多。如州有守。如縣有令。以專其政。設一佐貳以贊。

治足矣。若其廉能可稱，則陞賞之；貪污不才，則黜罰之。賞罰既明，則天下自治。又言唐虞之世，命夔典樂，用之朝廷，奏之郊廟，則天神格，人鬼享。自周之末，鄭衛淫哇之音，歷代因之，未能復古。宜修明雅樂，以成一代之盛典，倡優俗樂，不可復用。書奏，上嘉納之。

都察院請重犯法之刑不許

左都御史詹徽上言：陛下於刑獄，每存欽恤，蓋欲期于無刑而頑民狎玩，犯者不止。臣愚以爲莫若嚴刑以制之，使知所畏而重犯法。上覽之曰：刑不可使縱弛，亦不可使過嚴。縱弛則爲惡者無所畏，過嚴則爲善者或濫及。用刑之道，但貴得中。得中則刑清，失中則刑亂。而政

衰矣如爾所言恐流於濫其可哉○上與侍臣論治道
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
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于戈以奠之莫不厭貧喜富
當重農事薄賦歛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
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
以威迫之以力強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
頽終非其性也

冬十月頌志成錄

其書米輯秦漢唐宋爲臣悖逆者凡百有餘事賜群臣
及教官諸生講誦使知所鑒戒

十一月乙卯詔長興侯耿炳文率陝西都司延安等衛官

軍往北平聽征○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詔中軍都督府造通濟聚寶三山洪武等門初置象房及六部圍牆廊房並以罪人輸作○癸巳御製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初上以中外臣民染元之俗往往不安職業觸履憲章欲倣成周大誥之制以訓化之乃取當世事之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著爲條目大誥天下久之又慮誥條所載未能盡夫天下之情續爲一編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故又作三編大誥其意切至而辭益加詳焉每編成上親序之命宋國公馮勝分兵置衛控制大寧諸邊

上諭宋國公馮勝曰納哈出據金山數侵遼東宜於大

宰諸邊隘分兵置衛以控制之遂詔戶部出內庫鈔一
百八十五萬七千五百錠散給北平山東山西河南及
遼北府州縣令發民夫二十餘萬運米一百二十三萬
餘石預送松亭關等處以備軍餉每夫運米一石給鈔
六錠

丁卯二十年春正月癸丑命宋國公馮勝爲征虜大將軍
穎國公傅友德爲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爲右副將軍南
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爲左叅將東川侯胡定武定侯郭
英爲右叅將率師北伐

上諭勝等曰虜情詭詐未易得其虛實汝等慎無輕進
且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沒虜若在慶州宜以輕騎掩

其不備者克慶州則以全師徑擣金山納哈出不意吾師之至必可擒矣既而上復遣前所獲番將乃刺吾北還以書諭納哈出及毛間撒里達溫蠻子晃石台和尚伯蘭等曰昔者天更元運華夏奮爭朕自甲辰春親定荆楚歸遣諸將東平吳越洪武初遂命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率甲士渡江越淮以定中原元君北奔深塞於是息民於華夏諸夷附者莫不奠安今二十年矣惟爾納哈出等聚兵愈出沒不常意較勝負由是乃刺吾留而未遣今有年矣朕惟人心誰無父母之念夫婦之情故特命其生還以全骨肉之愛且聞其善戰今遣北歸更益爾戰將他日再較勝負爾心以爲何如嗚呼天

之改物氣運變遷果人事之必然耶茲命儀禮司官前
僉院蠻子鎮撫張允恭送乃刺吾抵爾所在使者未審
可還乎餘不多及

焚錦衣衛刑具

先是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屬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
者或令收繫錦衣衛審實情詞因以非法凌虐上聞
之怒曰訊鞫者法司事也凡負重罪來者或令錦衣衛
審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鍛鍊也而乃非法如是命
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

已未詔修闕里孔子廟宇

上詔工部右侍郎秦達曰春秋之世人紀廢壞孔子以

至聖之資。刪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永賴。功莫大焉。夫食粟則思樹藝之先。衣帛則思蠶絲之始。皆重其所從出也。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立。故朕令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又啓聖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妥神靈。詔來世。爾工部其及時爲修理。以副朕懷。

甲子大祀南郊禮成。諭侍臣事天之實。

大祀禮成。天氣清明。聖情悅豫。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上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於君。爲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卽如國家命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

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執大焉。又曰。爲人君者。父母天地子民皆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祈福於已。實爲天下蒼生也。

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於壇所。○指揮僉事高家奴市馬高麗還。

高家奴言高麗王表請不受馬直。上諭禮部曰。朕待諸藩國以誠信。彼前聽約束。許其互市。故遣人市馬。今彼言不敢受直。豈其本心。蓋畏勢也。以勢逼人。朕所不爲。爾其以朕意咨其國王。知之。仍令諭延安侯唐勝宗。俟高麗馬至。擇其可用者。以直償之。駑弱不堪者。量減其直。仍折柬與其王知之。勅至遼東。適高麗送馬三千四

十四年。勝宗如勅償其直。既而暹羅國亦以馬來貢。詔如高麗償之。初己亥之歲。遼陽瀋陽兵起。民因避亂。轉徙高麗。久未得還。及高家奴徐質等往市馬。而故元降將咬住等以爲言。上乃令高家奴等就索之。至是高麗因遂以所市馬。及以遼瀋流民。奈朵里不及等。戶四十五口。三百五十人來歸。

雲南左布政使張統秩滿來朝

上以統在雲南能撫綏夷人。俾復職。賜璽書勞之曰。唐虞之制。外樹州牧。侯伯。式莫民居。以寧方域。人樂雍熙。載諸方冊。雖不備述。而紀綱見焉。是時賢良並出。所用皆仁。是以世代相承。而法令不更。諸侯列土。千載不異。

以其誠信相孚。上下無猜也。今之人不然。遵善弗從。縱欲如流。朕竭氣力。疲精神。諄諄諭之。從者罕焉。何其難治也。曩者討平西南諸夷。命官撫守。爾統質先授任。今五年矣。言出則諸蠻聽服。令布則四方懽忻。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莫安黔南人獲其所。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有國子生初任陝西知縣。或告其嘗受民財。刑部逮問之。上曰。爾以書生受民社之寄。不能廉潔律已。受汚辱之名。為父母羞。朕念年少。更事未多。特宥還任。爾其改過自新。力行為善。庶有立於將來。

丙子禁採銀礦

府軍前衛老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銀礦前代皆嘗
採取歲收其課今錮閉已久若復採之可資國用上謂
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爲心好利
者以戕民爲務故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嘗聞
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
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人率受其害蓋土地所產有時
而窮民歲課成額徵取無已有司貪爲己功而不肯言
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爲戒豈宜效之

二月甲申大將軍馮勝等襲破虜騎于慶州

勝等兵至通州遣邏騎出松亭關聞虜騎有屯慶州者
乃遣右副將軍藍玉乘大雪將輕騎往襲之殺其平章

果來擒其子不蘭美并獲人馬而還

戊子浙江布政使句直隸蘇州等府縣進魚鱗圖冊
先是上命戶部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
往往以田產詭託親隣佃僕謂之鐵腳詭寄久之相習
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
於是富者愈富而貧者愈貧上聞之遣國子生武淳
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爲幾區每區設糧長四人
使集里甲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
其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編類爲冊其法甚
備以圖所繪狀若魚鱗然故號魚鱗圖冊

甲辰御註書洪範成

上嘗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因自爲
註至是成詔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爲治
之道也所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原
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
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爲惕然遂疏其旨爲朝夕必
觀三吾對曰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爲
萬世開太平者也○上嘗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
玄默則有之矣至於用人蓋未盡其道初將相大臣迎
文帝立之自代邸入卽位首拜宋昌爲衛將軍張武爲
郎中令而將相列侯宗室大臣不先及之非所以示至
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使憂鬱憤懣而卒實廣國賢

欲相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其才可任爲相，何避私嫌乎？此皆有未盡善。人君之於天下，當示人以至公，不可存一毫私意也。○上又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樞庫爲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爲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園，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之所缺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內藏，候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爲？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籤示其

宗曰善保此足矣。詔謀如此何足爲訓。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而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爲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上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爲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鑑照萬物。一爲物誘。則如鏡之受垢。水之有滓。昏翳汨濁。豈能照物。侍臣對曰。陛下謹所嗜好。正心之道。莫過於此。上曰。人亦豈能無好。但在好所當好耳。如人主好賢。則在位無不肖之人。好直。則左右無譖諛之士。如此則國無不治。苟好所不當好。則正直踈而邪佞進。欲國不亂難矣。故嗜好之間。治亂所由生也。○上御

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名亦有不得其常者。上曰。爲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人惟修其在已者。禍福之來。則聽於天。彼爲善而無福。爲惡而無禍者。特時有未至耳。都察院請誅兩犯罪軍人命杖遣之。

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常兩得罪。幸宥免矣。今復不悛。信非良善。宜并論前罪誅之。以懲其餘。上曰。前罪既有。今復論之。則不信矣。用刑而不信。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縱之。則爲縱惡。不至死而誅之。則爲濫刑。今罪未至於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人之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杖而遣。

之

三月辛未大將軍馮勝等率師出松亭開築大寧寬河會
州富峪四城遂提兵駐于大寧○夏四月戊子命江夏侯
周德興置福建緣海防倭衛所

戊子命德興往福建以福興泉漳四府民戶三丁取一
爲緣海衛所戍兵以防倭寇其原置軍衛非要害之所
卽移置之德興至福建按籍抽兵相視要害可爲城守
之處具圖以進凡選精壯萬五千餘人築城一十六增
置巡司四十有五分隸諸衛以爲防禦

五月庚申遣使齎勅諭西平侯沐英等

勅曰近御史李原名歸自平緬朕聽其所陳知百夷謫

詐之詳雖百千萬言無一言可信由是觀之蠻夷反欲
窺伺中國爲我邊患符至可即葺壘金齒楚雄品甸及
瀾滄江中諸道須高城深池固其營柵多置火銃爲守
備賊來勿輕與戰相機乃動往歲雲南軍中遣人至百
夷多貪財貨不察事勢輕重張威賈勇貽笑諸蠻又因
靖江王不才以大理印行令旨皆非道理致其侮慢上
累朝廷繼今不許一八往平緬惟靜以待之彼若有文
移則大略答之否則勿答應有職貢之物皆不得取如
是數年之後麓川之地可入版圖矣卿等固守朕言勿
怠

六月丁酉大將軍馮勝等進師駐金山

先是上遣使齎勅諭馮勝等曰往者慶州之捷俘虜
赴京者皆云胡已北行遼東迭來降者所陳亦同五月
五日得軍中遣至降胡又云納哈出棄金山巢穴營於
新泰州去遼陽千八百里朕計羣胡雖起營北行似若
遠遁尚恐詭謀竊發尤不可不爲之備况今天象水火
相犯迨至八月天象屢有警諸將宜嚴號令整行伍遠
斥埃以逸待勞則必有當之者矣庚午馮勝留兵五萬
守大寧率大軍趨金山辛未上復遣使密勅勝等曰
前日以天象之變戒卿等軍中之事嚴爲之備今觀所
徵其咎在虜揆之人事正與天合宜乘機進取不可稽
緩朕計納哈出去金山未遠以兵促之勢必來降且胡

主謂我得意無意窮追必順逐水草往來黑山魚海之間乘其趨起攻其無備虜殺可盡圖也甲戌儀禮司官蠻子鎮撫張允恭以所送乃刺吾至馮勝營勝復遣人送入納哈出所丁酉馮勝等至遼河之東獲納哈出屯卒三百餘人馬四十餘匹遂進師駐金山之西是時乃刺吾還至松花河見納哈出納哈出大驚曰吾謂汝死矣今日乃復得相見執手旁問慰勤乃刺吾因諭納哈出朝廷所以送還之意納哈出喜即遣其左丞劉探馬赤叅政張德裕隨使者張允恭等至勝軍獻馬欲因以覘我勝遣人送赴京師既而納哈出送乃刺吾至漠北虜主欲殺之左右諫曰乃刺吾久被俘囚今獲生還奈

何殺之因得免復還納哈出所備以朝廷撫恤之恩語其衆由是虜衆多有降意時臨江侯陳鏞所部與大將軍異道相失遂陷虜寨之

丁未大將軍馮勝率師踰金山納哈出降遂班師

勝等率師踰金山至女直若屯納哈出部將全國公觀童來降初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鷺莊一曰龍安一秃河轎重富盛畜牧蕃息虜主數招之不往及是大將軍逼之納哈出計無所出乃刺吾因勸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大將軍馮勝遣馬指揮往諭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大將軍營陽爲納款而實覘兵勢勝遂遣藍玉往一秃河受其降虜使見大將軍勝還報

月不長 卷之一 十一
納哈出聞之乃指天噴噴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
率數百騎自詣玉納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
哈出因酌酒酌玉玉請先之納哈出卽飲訖復酌以授
玉玉解衣以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
玉亦持酒不飲爭議久之納哈出取其酒澆地顧其下
咄咄語將脫去特擲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有趙指揮
者解胡語以告茂直前縛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
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
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
被傷遂驚潰余衆欲來追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於
是其衆亦降凡四萬餘并得其名愛馬所部二十餘萬

人羊馬驢駝輜重亘百餘里納哈出有二姪不肯降勝復遣人諭之乃折弓矢擲于地亦來降勝以禮遇納哈出復加慰諭令取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于京仍奏常茂驚潰虜衆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將卒妻子及其輜重俱南行仍以都督濮英等將騎兵三千爲殿初納哈出之降也餘衆驚潰者皆竄匿及聞大將軍旋師以其降衆俱行甚憾之乃設伏於途候大軍過而邀之英等後至伏發英猝爲所乘衆寡不敵英復馬踣遂見執絕食而死捷奏至○上遣使勅諭勝等曰劉鎮撫至備言軍中事納哈出入管大軍既定惟在處置得宜其本管將士省令各照原地方居住順水草以便牧放擇營

腹之地。以便屯種。如北平潮河川。大寧金寧口南口北。舊居之人。立成衛分。與漢軍雜處。若瀋陽崖頭。閭山。願居者。亦許與遼東軍叅住。從便耕牧。務令人心安樂。不致失所。將士之數。具實以聞。朕將犒勞之。常茂驚潰。虜衆。即令人械赴京。○上復遣使齎勅諭勝等曰。近捷書至。喜動神人。朝野歡慶。自古漢胡相攻。至元末已極。天革元運。朕命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擴之塞外。遠者數千里。通者數百里。一王既往。餘虜常爲邊患。由是命爾等。率馬步屯駐大寧。審勢進討。今得所奏。即有征無戰。非爾等誠格于天。忠義服民。何若是之易耶。然自古至今。凡爲將功成名。遠近萬歲不磨者。不過數人。蓋推

皇撫順之際。發奇而仁布處之有道故也。今納哈出心
悅來歸。常撫綏以誠務安其衆。毋至驚擾。胡虜生計。惟
畜牧是賴。猶漢人資於樹藝也。若少有侵漁。則衆心生
怨。易變難安。不可不慎。前二王功名。遂由嚴號。今于
諸軍。不苟取於來降。以致偃兵。華夏功烈。照於後世。今
二王已往。爾等能繼靖屬庭。成此奇勲。則可以追蹤二
王。同垂不朽。豈不偉歟。

秋七月。命以太公從祀帝王廟。去武成王號。罷其舊廟。
禮部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
武成王廟。○上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
與周天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

舉是岐文武二途。自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非後世武學專講韜略。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於一藝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用武舉。立廟學。甚無謂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

真臘國遣使貢象五十九隻。香六萬斤。暹羅國遣使貢胡椒一萬斤。蘇木十萬斤。○八月遣使戒諭北征諸將。召馮勝還。以監五行總兵官事。

上聞馮勝等在軍事多不律。遣使齎勅往諭勝及傅友

德藍玉王弼郭英曰古之名將爲國效忠惟思彰君之德故能摧堅撫順無所不克歎名流於千載耿耿而不磨在我朝若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嘗以雄師平華夏之亂未嘗貪財好殺行一不仁之事所以功成名遂終身無疵近以沙漠未清命爾等率天下之師且戍且征師至金山之北適與虜遇虜雖進馬來歸意在使者往來延緩爲計藍玉事雖輕舉然破彼深謀幸爾成功何期大將軍勝專爲己私不能撫集降虜而乃播惡胡中古之名將所爲固如是耶且如戮士卒懸首於隊官之頸以戒貪暴號令明矣而將軍乃竊取虜騎爲數不少及娶虜有喪之女使人志哀成配大失人倫以此來

者不安附者生恨。此果將軍效忠乎。爲已乎。旋師之際。部降胡而南。又不如法調遣。致使濮英等。人馬三千。陷沒于虜。又不聽朕命。擅發留守大寧軍卒。遂遺殘胡後患。凡若此者。論以國法。皆在不宥。朕以將軍嘗有戰伐之功。姑容自新。若欲贖罪。當改行易慮。推誠于上下。使已降者歡心。未來者慕化。庶可保全。以圖後功。不然。固執貪心。歸即有議矣。勅至。驗彼各種土人之數。依其地方。而均派之。俟設官統理。庶得其宜。往來之人言者。頗多舉其大槩於將軍亦赧哉。○庚午復勅馮勝等曰。朕昔命將。不過正副二人耳。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常爲正副。率師出入。戡定禍亂。以清四海。果能建立大功。

載諸史冊名垂不朽。祿延後嗣。與國咸休。二人既沒。凡命將出師。必增人爲副。豈意代其任者。皆有愧於前。人位居列侯。參軍不以名將爲重。乃奪人之乘馬。嗚呼。北虜來蹤。以勢度之。如流趨下。今奪其馬。而窺其財。是隄防其流。而復決之也。於國有損於己。有污大丈夫志在功名者。果若此哉。勅至。宜選儒生。識道理者。釋之。如果有此。卽以馬歸其人。毋使惡聲播揚。虜中則自然無愧。朕以二王既往。惟爾等可託閫外之事。今所聞若此。果何以副朕之託哉。繼自今。宜洗心去貪。以保勲名。勿孤朕之所望也。○癸酉。馮勝械常茂至關。茂勝之婿也。勝每於衆中卑折之。茂不能堪。出不遜語。勝銜之。及納哈

出降而虜衆驚潰。勝欲自解。故歸咎於茂而奏之。茂既至。陳所以降納哈出之故。上曰。如爾所言。勝亦不得無罪。命收其總兵官印。召勝還。而令永昌侯藍玉行總兵官事。

九月戊寅。故蒙古降將納哈出至京。封爲海西侯。

誥曰。自古哲人。明去就之機者。必仰觀天道。俯察人事。審勢知謀。知天命不可失。乃決去就。所以事無輕舉。動獲萬全。由是享富貴於悠久。延祿位於無窮。以其所見者。明所察者。精故也。朕荷天命。統一華夏。於今二十年矣。海內海外。九夷八蠻。莫不革心向化。惟故元播遷塞外。日就漸盡。爾納哈出。知天命之有歸。一心奉天。相率

來歸生全多命。今特命爲推誠撫運欽承効力輔臣柱國海西侯食祿二千石。及爾子孫後世以報推誠之義。爾其一乃心與國同休。敬哉毋怠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有差第其高下。授以指揮千百戶俾各食其祿而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以處之。

論兵政論諸將

上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青藥以治疾不可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嘗用兵以戡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也。蓋兵能弭亂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喜功生事結怨啓釁適足以召亂耳。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殘軀殞命亦傷元

氣故爲國者。但當常講武事。不可窮兵黷武。爾等皆有
軍旅之寄。宜深體朕意。庶幾無失。

命吏部遷南方學官有學者于北方。

上以北方學校無名師。生徒廢學。故有是命。

丁酉安置鄭國公常茂于廣西龍州。○丁未詔以永昌侯
璽玉爲征虜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宗爲左副將軍。武定侯
郭英爲右副將軍。率師進討殘胡。○冬十月戊申封朱壽
爲舳艫侯。張赫爲航海侯。○置北平都指揮使司于大寧。
○詔建歷代忠臣廟于雞鳴山。

先是漢秣陵尉蔣忠烈侯。晉成陽下忠貞公。南唐劉忠
肅王。朱濟陽。曹武惠王等。皆歷代崇祀。及元衛忠肅公。

福壽等亦嘗立祠祭之上以其湖處閭巷祠宇卑陋弗稱神居詔徙建于鷓鴣山之陽至是朝成命應天府以歲以四五月及歲除祭功臣口致祭歲以爲常

壬子命兵部籍杭湖嚴衢金華紹興寧波及直隸徽州等府市民富實者市馬充鳳陽宿州抵河南鄭州驛馬戶○命宋國公馮勝建第鳳陽奉朝請○十一月壬午命暫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總制雲南諸軍於定邊姚安等處立營屯種以俟征進○戊子以河南府儒學訓導葛鈞爲翰林院侍講學士○十二月乙亥大誥武臣

上以中外武臣多出自戎伍罔知憲典故所爲往往麗法乃親製大誥三十二篇以訓之俾知守紀律撫軍士

立勲業保爵位頌之中外永爲遵守。

壬午韶州府知府王世安請舉唐賢相張九齡宋名臣余靖祠典從之。○復命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屯田於畢節等衛及分屯曲靖越州等處。○晉王府左長史桂彥良卒。

彥良爲元平江路儒學教授罷歸。洪武六年大徵天下儒士彥良應薦待詔闕下。上嘗訪以治道對曰治道在心。心不正則奸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失當賞罰失常則無以致治功。故爲治在乎正心而正心之要則又在懲忿窒欲而已。上善其言。又嘗從登內城上曰朕比來善善惡惡何如。彥良曰惟人君至公無私則好惡自得其

當故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上卽書其語。揚于便殿。櫺閭十一年。授晉王府右傅。彥良以爲輔導之職。莫先於格心。乃製圖以獻。晉王十三年。改長史司左長史。十八年。以疾賜歸。至是卒。

河間阜城驛馬戶以孳生馬求進還之

上曰。馬方應役。惟仰於馬。芻豆之給。其費不輕。故嘗命兵部榜諭。凡驛馬孳生。聽民出賣。今復來進者。豈朕言不信於民耶。無乃有司奉行之不至也。其卽還之。

戊辰二十一年春正月戊寅。召前諸城知縣陳允恭於雲

南

上諭吏部臣曰。爲國以任人爲本。作姦者不以小才而

貨之果賢者不以小疵而棄之。奸者必懲。庶不廢法。省過而用則無棄人。陳允恭前任諸城。以淳書之過。謫戍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夫長民者能愛民。雖有過可用也。於是召允恭還復其官。

以浙江道監察御史凌漢爲右副都御史。

漢鞠獄平恕。人有感漢者。過諸途。邀漢飲。厚報以金。漢告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酒可飲。而金不可受。固却之。時有廉得其事。以聞。上嘉之。故陞用焉。

詔五軍都督府分天下都司衛所軍士爲十班。輪次赴京校試武藝。

詔都督蕭用王庸等令天下各都司衛所馬步軍士各

分爲十班自今八月爲始輪次赴京校試武藝其法用
竹木製二三斗刀弓箭去簇用綿紮於箭端分朋演射
又於教場內用繩表地兩界相去十丈餘軍士馳馬於
兩旁對射三箭射畢於馬上兩兩相比角皮骨朵較畢
射牌牌高大與人齊射三百步外步兵皆如其法惟不
乘馬凡操練務在弓必滿射必中角必勝有不如法及
不閑習者罰

甲寅詔以歷代名臣從祠帝王廟

先是禮官奏以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
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周
勃鄧禹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趙普

曹彬韓世忠岳飛張浚博爾忽博爾朮赤老溫伯顏阿
木安童凡三十六人皆宜從祀于帝王廟○上曰古之
君臣同德者終始一心載在史傳萬世不泯國家祀典
必合公論不可徒觀其跡而不究其實也若宋趙普負
太祖爲不忠不可從祀元臣四傑木華黎爲首不可以
其孫從祀而去其祖可祀木華黎而罷安重既祀伯顏
其阿朮亦不必祀如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節義兼善
始終可從廟祀於是定以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
益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
何曹參陳平周勃御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
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

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從祀歷代帝王廟。

戊午定歷代帝王廟制

初歷代帝王廟五室。祀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至是去隋文帝凡十六帝爲五室。中三室居三皇五帝三王如舊。最東一室則漢高祖光武唐太宗。最西一室則宋太祖元世祖。從祀各臣凡四壇。東廡第一壇九人。第二壇十人。西廡第一壇九人。第二壇九人。

甲戌故蒙古四大王來降。命隨西平侯沐英戍守雲南。○壬戌遣使勅諭大將軍盍玉左副都軍唐勝宗右副將軍

郭英

勅曰。今歲四月十五日夜月食。五月朔日食。此天戒也。不可不謹。卿等統兵在外。宜嚴號令。肅部伍。遠斥埃。以防不虞。或有不利。毋自摧沮。奮勇出奇。以殲掃殘虜。使朝廷無北顧之憂。豈惟黎庶之福。卿等功名永垂竹帛。

三月乙亥策試舉人九十七人於奉天殿。擢任亨泰爲第一。○辛巳令諸儒撰疑信論。

上召考試官陳宗順等。坐武英門。賜食諭之曰。今日親列于鄰。子竊鐵之事。因思人之信疑。皆生於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謔言

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名而自來。苟能以大公
至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
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惟能好
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信其所當信。而疑其所當疑。則
人無浸潤之讒。形似之惑矣。又論五性之德。

上曰。小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非禮。苛察非知。諒而不
貞。不可謂之信。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論。

上與侍臣觀史。因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

上曰。富貴者固不可驕。人貧賤者又豈可驕。人夫驕凶
德也。富貴而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
適足以取辱於已。要之君子當以恭敬爲本。子方之言。

抑揚太過。蓋有所激而云。侍臣對曰。誠如

聖訓。

遣使勅諭大將軍藍玉

詔申國公鄯鎮定遠侯王弼南雄侯趙鐸東川侯胡海等往從征虜大將軍藍玉北征。遣使齎勅諭藍玉等曰。邇者故元司徒阿迷來降。朕察其事情。知虜心惶惑。衆無紀律。度其勢不能持久。卿等宜整飭士馬。倍道兼進。直抵虜庭。覆其巢穴。其衆若降。附撫慰南來。毋失事機。以孤朕望。

乙酉增修南郊壇壝

命於大祀殿丹墀內。疊石爲臺四。大明在東南。向

在西東向。星辰壇二。東西相向。又於內壇之外。燿石爲臺。凡二十。各高三丈。有奇。周以石欄。陟降爲磴。道室之上。琢石鑿龕。以置神位。東十壇。北嶽。北鎮。北海。東嶽。東鎮。東海。太歲。帝王。山川。神祇。西十壇。西嶽。西鎮。西海中。嶽。中鎮。風雲。雷雨。南嶽。南鎮。南海。四嶽。壇後。樹以松栢。外壇。東南。鑿池。凡二十區。冬月。伐冰。藏凌。陰以供。夏秋。祭祀之用。罷朝。日夕。月。焚星之祭。并罷。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嶺。山川。月。將城。隍。歷代。帝王。春秋。祭。惟歲。八月。中旬。擇日。於山川。壇。及帝王。廟。祭之。仍命。禮部。更定。郊廟。社。稷。諸。祀。禮。儀。者。爲。常。式。

甲辰百夷思倫發叛。西平侯沐英討平之。

先是雲南平緬蠻叛結若干摩沙勒總兵沐英遣都指揮審正擊破之至是思倫發悉舉其衆號三十萬衆百餘隻復寇定邊欲報摩沙勒之役勢甚猖獗新附蠻夷陰相連結咸蓄異心西平侯沐英知夷人反側乃謂衆曰百夷憤摩沙勒之敗乃敢大舉入寇夫兵憤者必敗若等但戮力殲之必矣乃選驍騎三萬晝夜兼行凡十五日抵賊營與之對壘先出輕騎三百挑之百夷以萬人驅象三十餘隻逆戰雲南前衛指揮張因率騎卒五十餘人爲前鋒其酋長跨巨象直前我軍注矢連發矢中象左膝及脇象仆地其酋長亦中矢走因追射殺之卽大呼擁衆突其陣斬首數百級諸軍乘勝鼓譟而進

賊衆遂却。英復集將佐告曰：定邊被圍已久，今不即破賊，若定邊失守，則賊勢之所恃者象耳。略以騎兵與之挑戰，已不能支。吾知其無能爲也。乃下令軍中置火銃、神機箭爲三行列陣中。俟象進則前行，銃箭俱發。若不退，則次行繼之。又不退，則三行繼之。明旦分軍爲三隊，都督馮斌領前隊，都督同知審正領左隊，湯昭領右隊。英復令將士曰：今深入寇境，與之相持，勝則必生，敗則必死。吾輩受

上深恩，報德成功，正在今日。吾與若等約，有功者必賞，退衄者必斬。於是將士皆奮勇欲戰。賊悉衆出營結陣，以待其酋長。把事招綱之屬皆乘象，象皆披甲，背以貝殼。

樓若闌楯懸竹筒於兩旁，置短槊其中，以備擊刺陣既交，群象衝突而前，我軍擊之，矢石俱發，聲震山谷，象皆受采而奔，折俾張因十戶張榮祖率騎士乘勝追奔，直擣其柵寨破之，遂縱火焚其寨，烟焰漲天，還復以兵邀擊之，殺傷甚衆，賊黨有許刺者，最號驍勇，復率衆夾戰，英乘高望見我軍左隊小却，即傳令馳斬隊將，隊將俱奮呼突陣，衆隨之，無一不當百，賊衆大敗，斬首三千餘級，俘萬餘人，衆死者過半，生獲三十有七，餘賊皆潰，我師追襲之，賊連日不得食，死者相枕藉，思倫發遁去，英遂遣使奉捷，還師雲南，所過城邑，百姓爭持牛酒出郊迎勞，英慰諭而遣之。

夏四月大將軍藍玉師至捕魚兒海大破故蒙古主愛猷
識理達臘子脫古思帖木兒走之自是殘元之孽不復能
振矣

藍玉等率師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主脫古思帖木兒
在捕魚兒海從間道兼程而進乙卯藍玉師至百眼井
去捕魚兒海尚四十餘里哨不見虜欲引兵還定遠侯
王弼曰吾等受

朝廷厚恩奉

聖主威德提十餘萬眾深入虜地今略無所得遽言班師
恐軍麾一動難可復也徒勞師旅將何以復命玉深然
之戒諸軍皆穴地而營毋令虜望見烟火師遂進丙辰

黎明至捕魚兒海南飲馬偵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玉以粥爲前鋒直薄其營虜始謂我軍乏水草必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虜皆不知虜主方欲北行整軍馬皆北向忽大軍至其大尉蠻子率衆拒戰敗之殺蠻子及其軍士數十人其衆遂降虜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玉率精騎追之出千餘里不及而還其其次子天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禿妃并公主等一十九人其詹事院同知脫因帖木兒將逃失馬竄伏深草間擒之人追獲吳王朶兒只代王達理麻平章八蘭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

千三十七口。得寶璽圖書牌面一百四十九。宣勅照會。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一。銀印三。馬四萬七千匹。駝四千八百四頭。半羊一十萬二千四百五十二頭。車叁拾餘輛。聚勇兵甲焚之。遣人入奏。遂班師。

壬戌高麗遣使來言鐵嶺之地不許。○詔普定侯陳祖駐師。畢節爲西平侯沐英聲援。○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乙酉五色雲見。

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乎治世。舜之時形于詩歌。宋之時以爲賢人之符。此實

聖德所致。

國家之美慶也。

上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災亦可
彌苟喪其德雖祥無福要之國家之慶不專於此也

東川蠻叛命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沐英爲左副將軍陳桓
爲右副將軍曹震爲左叅將葉昇爲右叅將統領馬步諸
軍討之

友德等既受命復遣使齎勅諭之曰東川芒部諸夷種
類雖異而其始皆出於囉囉厥後子姓繁衍各立疆場
乃異其名曰東川烏撒芒部祿釐水西無事則互起爭
端有事則相爲救援若唐時閣羅鳳亡居大理府兵追
捕道經芒部諸境群蠻外稱歸順內實捏詐聚集凶醜

探險設伏唐將不備遂墮其計以致喪師幾二十萬皆
因將帥仗信無謀故也近稱東川諸蠻不叛者號爲循
良固未可逆詐然須預加防閑嚴整師旅使彼不得肆
其奸謀然後賊可破也又曰今令諸夷執送東川蠻人
恐此令既出蠻人詭謀亦由此生將假此輩爲名偵伺
我軍當愈加嚴慎不可托以心腹蓋蠻夷平日夫婦無
倫亂如羣犬雖父子不相保其言豈可信哉今欲降伏
之其地山勢險峻道路崎嶇林菁深遠其人與猿狖無
異大軍一至竄入林藪猝難捕獲宜且駐兵屯種待以
歲月然後可圖也

秋七月追贈故金山族濮英爲樂浪公子璵爲因涼侯○

海西族納哈出卒命其子察罕襲爵改封潘陽侯○命遷山西民無田者往河北開種田畝

戶部郎中劉九皋言古者狹鄉之民遷於寬鄉蓋欲天地不失利民有恒業今河北諸處自兵後田多荒蕪居民鮮少山東西之民自入國朝生齒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寬閒之地開種田畝如此則國賦增而民生遂矣上諭戶部侍郎楊靖曰山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人衆且如其言於是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保定臨清歸德太康諸處開曠之地令自便屯耕種免其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以備農具

命軍三月糧撥與編戶對支

上謂戶部兵部曰朕思天下將校軍士月給俸糧舊於倉庾出納恐不便今欲將民間歲租較定其數撥與每歲秋成卽令編戶送至其家庶官無出納之勞民免耗損之患卿等卽議之且令應天府今歲民租試對一衛果便軍民卽著爲令

大將軍監主遣人送所獲故蒙古主次子地保奴至京師賜鈔居之琉球

王遣人送虜主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地保奴及后妃獻金印金牌賜鈔二百錠命有司給第宅廩餼俾就居京師旣而有言王私元主妃事 上怒曰王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爲故元主妃聞之惶惧因自盡

地保奴由是有怨言

上聞之曰朕初以元世祖居主中國時有恩及民不可無嗣嘗與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盡待亡國之禮彼乃如此豈可以久居內地於是遣使護送居琉球仍厚遺資遣之

丙戌頒賜天下武臣大誥令其子弟誦習

上謂兵部曰曩因武臣有違法厲軍者朕嘗著大誥昭示訓戒格其非心開其善道今思其子孫世襲其職若不知教他日承襲撫馭軍士或踵覆轍必至害軍不治則法不行治之又非保全功臣之意蓋導人以善行如示之以大路訓人以善言如濟之以舟楫爾兵部其申

諭之俾咸誦習遵守毋怠。

八月丁卯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還朝。

上謂玉曰爾率將士北征功最太然虜主妃來降不能遇之以禮乃縱欲汗亂又嘗恃勞遣人入朝覘伺動靜此豈人臣之道哉。今憫爾功勞屈法宥爾其率德改行以慎厥終。玉頓首謝於是論功行賞賜玉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匹。左副將軍延安侯唐勝宗。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白金一千兩。鈔四百錠。文綺一十疋。餘各賜白金鈔文綺有差。

戊辰宴征北諸將於奉天殿。

上謂諸將曰元運旣終天命歸朕於今二十餘年而殘

胡無知，猶立王庭。欲爲不靖，故命爾諸將征之。爾等克用朕命，以底成功。漠北遂空，邊庭無警。民息轉輸之勞，軍無戰伐之苦。四海晏然，爾等可以坐享富貴矣。諸將頓首謝。上悅，賦平胡詩二章，命羣臣和之。

御製諭武臣勅頒之將士

一曰：守邊之將，撫軍以恩。二曰：邊境城隍，務宜高深。三曰：修築城池，宜理以漸。四曰：操練軍士，習於閑暇。五曰：軍士頓舍，勤於點視。六曰：體念軍士，毋以加害。七曰：事機之會，同僚盡心。八曰：沿海衛所，嚴於保障。凡八條，頒之將士，永爲遵守。

九月航海候張赫督江陰等衛官軍八萬二千餘人出海。

運將還自遼東○越州土酋阿資叛命西平侯沐英會親國公傅友德討平之

阿資與囉雄州營長發東等叛命總兵官西平侯沐英會征南將軍穎國公傅友德將兵討之阿資者土官龍海之弟越州夷言爲苦宗部元末龍海居之部屬俱囉囉種王師征南時英駐兵其地之湯池山諭降之龍海遂遣子入朝詔以龍海爲是州知州尋卽爲亂英以計擒之徙居遼東至益州病死阿資繼其職益桀驁梗化至是叛○傅友德等將兵討阿資道過平夷以其山勢峭險密邇龍海宜築堡駐兵屯守以捍蠻夷遂遷其山民往居早上村留神策衛千戶劉成等項兵千人樹柵

置堡其地後以爲平夷千戶所阿資等率眾寇昔安燒
府治大肆剽掠因屯昔安倚崖壁爲寨傅友德等以精
兵蹙之蠻眾皆緣壁墜崖墜死者不可勝數生擒一千
三百餘人阿資遁還越州沐英遣都督寧正從傅友德
擊阿資於越州敗之斬其黨大頭井宗等五十餘人阿
資勢窮蹙與其母請降初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有
萬軍之勇而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
置越州馬隆二衛扼其衝要又分兵追捕至是勢窮遂
降。

甲午景川侯曹震靖寧侯葉昇領兵分討東川叛蠻平之
○改建歷代帝王廟于鷄鳴山之陽○冬十月乙丑頒武

二訓錄

上以將臣於古者善惡成敗之事未能通曉特命儒臣
編集中明鉏應樊噲金日磾張飛鍾會尉遲敬德薛仁
貴王君廓僕固懷恩劉闢王彥章等所爲善惡爲一編
釋以直辭俾蒞武職者日親講說使知勸戒○時廣西
江西指揮耿良戴宗以科歛激變致亂坐罪上曰武臣
不知受命守禦之方與夫崇名爵享富貴福及子孫之
道乃爲保守勅頒使覽觀知所鑒戒

勅五軍都督府申諭天下衛所屯種

勅曰養兵而不病於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邊境
無虞若但使兵坐食於農農必受弊非長治久安之術

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兼務國用以舒古
之良將若趙充國輩皆以此策樹勲當時垂名後世其
各鎮諸將務在程督使之盡力於耕作以足軍儲則可
以繼美於古人矣

詔更定歲貢生員例

府學歲一人州學二歲一人縣學三歲一人上謂禮部
尚書李原名曰昔人有言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
琢玉而求文彩夫天下未嘗無賢才顧養之之道何如
耳嘗命天下學校凡民間子弟願遣入學者復其身家
今定歲貢例必資性醇厚學問有成年四十以上者方
許充貢爾禮部其申明之

進封永昌侯藍玉爲涼國公

王征北還論功行賞擬封王梁國公適有發其私元主
妃者上聞大怒事中止至是念其勞改封涼國公仍鑄
是過于券

十二月庚午安南國相黎一元幽其國王陳煒而弑之立
日焜主國事一元一名季犁

己巳二十二年春正月丙戌改大宗正院爲宗人府以秦
王爲宗人令○戊子高麗遣使來奏權署國事王昌請入
朝却之

上諭其使高麗限隔山海風殊俗異歷代以來雖通貢
中國而向背不常言多不信邇年以來臣執國柄廢立

自由既囚其父而立其子。今請入朝。此豈其王之意。必執國柄者之所爲也。詭詐之情昭然可見。自昔賢哲之君。若此非爲耳。不欲聞何也。蓋爲壞彝倫。廢君道。無人臣禮。大逆不道。非中國之所有。爾使者歸語爾高麗。既自立童子。不必來朝。爾國中之賢者。自知是非。中國無與焉。且命禮部仍以此諭咨其國使知之。

二月癸卯。陞刑部右侍郎趙勉爲刑部尚書。試兵部左侍郎。沈潛爲兵部尚書。○壬戌。禁武臣不得預民事。

先是命軍衛武臣管領所屬軍馬。除軍民詞訟事重者。許約問外。其餘不許干預。至是廣西都指揮耿良造。蘇樓。今有司起發民丁。科歛財物。青州衛造軍器。亦擅科。

民財違越禁例於是詔申明其禁凡在外都司衛所遇有造作千戶所移關達衛衛達都指揮使司司達五軍都督府奏准方許興造其合用物料並自官給毋擅取於民違者治罪。

中書庶吉士解縉上封事論時政

縉吉水人以二十一年進士選中書庶吉士上封事論時政剴切萬言其略曰臣伏惟令出惟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于無刑也寧失於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億兆之衆豈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

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良由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善者未必蒙福而惡者未必蒙禍也嘗聞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尊榮奉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或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少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陛下天性素嚴或差于急克伐怨欲臣知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前府稭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惟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之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

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甚韻府出元
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兔園寒士抄緝
穢蕪畧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
士儒英臣請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之華
奧下及關閩濂洛之嘉葩根實精明隨時類別以備勸
戒刪其無益焚其繆妄勒成一書上接經史豈非太平
制作之一端也歟又今六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儒藝
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
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
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皐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
傳說箕子於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

爲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肆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遷於姪巧易置寺闈尊天子之貴不近於刑人執戟陛墀皆爲吉士虎賁趨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後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待臣子於一體示天下之爲公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布墾荒田而四夷之

地勿舍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于人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斷所謂瑜珈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員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幃不脩母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以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元首叢脞則股肱墮而萬事皆隳人君不以察爲明帝德罔愆則衆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爲政陛下

卷之二
三十一
奉拳于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孽孽于
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且染盛之潔衣
服之盛祭祀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不事也。
陛下豈誠以此爲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書之期刑獄
之斷詔誥之勤鈎察之巧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豈真
以此爲足以盡治民治強暴之術哉。近年以來臺綱不
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勛勞甚非所以
勵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
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爭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
未聞舉善但曰除奸但聞上有赦宥則必固爲執持意
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諛此輩

皆市井小人趨媚劬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
之哉何嘗見有一人持法固爭謂某不當罪某不當刑
如舜曰殺之三而臯陶曰宥之三哉臣篤知陛下輕天
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誰不願其父母
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質難禍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
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營救
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于親友誰肯舍
父母妻子而披龍鱗犯天怒者哉陛下進人不擇於賢
否受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
銖置朋奸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
行脩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才冥蹈替趨而

或布于朝省，驟歷清華，推埋賢悍之夫，闕茸下愚之輩，胡擲刀錘，慕擁冠裳，左棄篋篋，右縮組符，剔復之賤，袞綉巍我，負販之傭，與馬赫弈，雖曰立賢無方，亦盍忱向，有德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詞，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鬻勝官人沒商量之童謠，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錯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陛下任意喜怒爲生殺而不知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鄉鄰善惡必計，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

之以仁義而後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無穢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掉臂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時雍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陛下不可視爲迂濶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臣觀地有盛衰物有虛盈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好黠得以侵欺其歛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桌絲有稅旣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

且多貧下之家不克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
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
根稅里胥不爲呈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
稅存或賠辦以當後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
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胥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
此文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
受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
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
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
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徂于宴安墮重門
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邊鄙

至整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聞武備際之過也
及今脩治不宜動衆但教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
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
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
又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莊義田有族
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
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
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兇之罪止於流竄故殛
鯀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不以爲嫌况律以人倫爲重
而有給配婦女之條縱之于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
此化原之所由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買生欲

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于六卿郎
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于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
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令
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
耻之節擊拳曲踞爲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下官
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
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屬小有過差蒲鞭
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之欲言固不止此
承命忖量急於陳獻所陳略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
冀以將來取譽惟陛下幸垂察焉

癸亥遣行人齎勅旌溫州府平陽縣知縣張礎

勅曰朕惟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其職惟在愛民愛民之道撫以恩守以法民安而政不撓斯爲稱也邇年有司任非其人往往與軍衛交通誅求朘剝重困吾民失職者多矣乃者通政司言浙江金鄉衛因造軍器意在擾民爾温州府平陽縣知縣張礎執法不從卽具以聞朕深嘉歎縣令之職實稱焉特遣使以鈔三十錠內酒一封往勞以旌爾能爾其領之

湖廣安福千戶夏德忠誘九溪洞蠻作亂詔東川侯胡海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帥師討之擒德忠送京師伏誅置九溪永定二衛○三月庚午命征南將軍穎國公傅友德率二十四將軍分駐湖川防西南諸夷

三月庚午朔遣使命新國公傅友德等還軍分駐湖廣
四川衛所操練友德駐沅州申國公徐允恭駐常德曹
國公李景隆駐安陸開國公常昇駐辰州靖寧侯葉昇
駐襄陽普定侯陳桓駐岳州雄武侯周武駐武昌吉安
侯陸仲亨駐蘄州安陸侯吳傑駐恭陵東平侯韓勳駐
黃州東川侯胡海駐寶慶南雄侯趙庸駐長沙宣寧侯
曹泰駐瞿塘宣德侯全鎮駐施州靖海侯吳禎駐衡州
江陰侯吳高駐永州金寧侯孫恪駐沔陽延安侯唐勝
宗駐黃平都督張銓王誠孫彥駐桂陽忠川道州信國
公子湯鼎六安侯子王威駐長寧夷陵 諭友德等曰
西南發夷自昔號稱難服所以然者其高山深林草木

叢密夏多霖雨地氣蒸薰蛇虺蚊室之毒隨處而有人入其境不服水土則生疾疢所以功多不就今得爾報已平東川降阿資大勢已定然諸蠻夷易變生亂朕恐大軍一回彼復跳梁嘯聚豈不重勞吾將士乎今且還軍分駐要地一以休息士卒一以控制夷蠻使至爾等一如所諭

改給事中魏敏卓敬等爲士源

初敏等八十一人爲給事中。上以其適符古者元士之數改爲元士。至是又以六科爲事之本源遂改爲士源。後復改爲給事中。

夏四月命杭湖溫紹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往淮河逸南

月令身具 卷六十一
四三
滁和等處就耕官給農具免其賦役三年○丙寅置詹事院以兵部尚書唐鐸兼詹事

上謂吏部曰輔導太子必擇賢良之士三代保傅禮甚嚴尊唐宗爲子擇師李綱之徒直言正義頗有裨益今兵部尚書唐鐸謹厚有德量其以兼詹事

五月癸巳置泰寧福余朵顏三衛

癸巳遣使齋勅往諭故元遼王阿禮失里等曰覆載之間生民之衆天必擇君以主之天之道福善禍淫自古至今無有僭差人君能上奉天道勤政不二則福祚無期若怠政殃民天必改擇焉昔者二百年前華夷異統勢分南北奈何宋君失政金主不仁天擇元君起于草

野戡定朔方撫有中夏混一南北逮其後嗣不君於是
天更元運以付於朕自卽位來今二十餘年爾阿禮失
里等知天命有歸率衆歸附朕甚嘉焉朕每於故元來
歸臣民悉加優待况爾本元之親屬者乎今特於泰寧
等處立泰寧福余朵顏三衛以阿禮失里等爲泰寧衛
指揮塔賓帖木兒爲指揮同知海撒男答奚爲福餘衛
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爲朵顏衛指揮同知各領所部
以安畜牧自古胡人無城郭不屋居行則居爲屋止則
毡爲廬順水草便騎射爲業今一從本俗俾遂其性爾
其安之

狼洞黃平蠻作亂穎國公傅友德討平之置興隆衛隸資

州都指揮使司○征南將軍穎國公傅友德有疾命還京
尋召從軍諸將皆還○秋七月故蒙古部虜也速迭兒弑
其主脫古思帖木兒而立坤帖木兒○八月戊午更定大
明律

先是刑部奏言比年律條增損不一請編類頒行之俾
所知遵守遂令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參考
折衷以類編附舊律名例律附於斷獄下至是特載之
篇首凡三十卷四百六十條名例一卷四十條吏律二
卷日職制十五條日公式十八條戶律七卷日戶役一
十條日田宅十一條日婚姻十八條一倉庫二十四條
日課程十二條日錢債三條日市廛五條禮律二卷日

祭祀六條曰儀祭二十條兵律五卷曰關津七條曰廩
牧十一條曰郵驛十八條刑律十一卷曰盜賊二十八
條曰人命二十條曰鬪毆二十二條曰罵詈八條曰詞
訟十二條曰受贓十一條曰作僞十二條曰犯姦十條
曰雜犯十一條曰捕亡八條曰斷獄二十九條工律二
卷曰營造九條曰河防四條書成命頒行之

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冬十月西平侯沐英自雲南來
朝錫宴賜金遣還鎮○十二月命通政使司經歷楊大用
齎勅諭百夷思倫發遂平之

初百夷思倫發寇摩沙勒及定邊西平侯沐英率兵討
之思倫發凡再拒戰皆敗乃遣其把事招綱等至雲南

言往者叛逆之謀實非已出由其下刁厮郎刁厮養所
爲乞貸其罪願輸貢賦雲南守臣以聞上乃遣大用
資勅往諭思倫發曰麓川僻居西南遠在萬里非中國
所圖也豈特麓川爲然若雲南之地道路險遠其民仰
巢巖崖俯飲川澗獸形夷面俗無倫理曩因故元遺孽
梁王不順擅生釁隙誘我邊陲藏匿有罪誑惑愚民以
倡亂延及良民故地雖荒遐人雖化外不可以不征遂
命征南將軍傅友德等帥甲士三十萬往問其罪於是
雲南悉平獨爾思倫發復効元梁王納我逋逃又數年
矣金齒景東之役皆爾所致朕謂爾欲圖人民廣土地
與中國較勝負故敢致生釁隙繼命諸將率師屯營

且耕且守。今爾來訴往者犯邊之罪。不由於已。皆刁厮郎等所爲。未審其果然否。爾雖聲言似誠。於心實懷不軌。果若此。何以釋我諸將之憤乎。如欲釋憤。當躬脩臣禮。悉償前日用兵之費。則麓川無問罪之師。土酋各保世祿。不然。則旌麾所至。醜類爲空。大用旣至。麓川思倫發聽命。遂以象馬白金方物入貢謝罪。大用復令思倫發。追獲雲南逃去叛賊自處等二人。把事刁厮郎等一百三十七人。百夷遂平。

甲子命故蒙古來降太子八郎。鎮撫渾都帖木兒。往諭兀納失里大王。

上以故元兀納失里大王居和林之西。因命來降太子

八郎鎮撫渾都帖木兒往招諭之曰昔中國大宋皇帝主天下三百一十餘年後其子孫不能敬天愛民故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于漠北凡達達回回諸番君長盡平定之太祖之孫以仁德著稱爲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蠻海外番國歸于一統百年之間其恩德孰不思慕號令孰不畏懼是時四方無虞民康物阜自脫歡帖木兒皇帝卽位政出權臣法度廢弛是以上天降亂民墜塗炭草野間豪傑因而並起狀時在淮甸見生民靡寧乃與鄉黨豪傑義合士馬不四五年羣雄悉定故元番將降附者接踵而至凡兩遣兵直抵漠北時稱帝者脫古思帖木兒奔往也速迭兒之地遂遇害其餘十

馬爲知院惶怯來國公老撒丞相失烈門三人所有今已悉來降附朕處於美水草蕃出牧之所俾樂生安業朕今主宰天下遣使告諭爾兀納失里大王知之如有所言使還其具以聞朕有以處之

安南黎李舉弑其主陳日焜○諭侍臣興治之要

上謂侍臣曰興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也兵部尚書沈縉對曰君子小人未易識上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譬如良王委於污泥其色不變君子雜於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縉又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亦患難去上曰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羣陰伏賢者舉而不

仁者遠夫何難去哉○上御謹身殿翰林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方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可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懷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乎三吾愧服稽首而退○上退朝與侍臣論及守成之道上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而仆於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

高麗幽其主禍立禍于旨

庚午二十三年春正月癸亥入南斗○詔成祖文皇帝及
晉王分道伐虜○庚午遣鳳翔侯張龍等往雲南置驛傳
詔增江北養馬人戶

初江南民俱以十一戶養一馬江北鳳陽廬州等府和
滁二州止一戶養一馬上念其勞佚不均命江北戶
增至五戶養一馬仍命太僕寺江南江北各存牝馬萬
匹孳生種馬其餘悉發草地牧放江北之人每戶再給
鈔三百貫別市種馬孳生以補見缺之數其正從馬二
匹官止歲收一駒餘聽民自鬻其飛熊廣武英武三衛
牧馬亦如江北五戶之例

高麗復廢其主昌立王瑤權國事

高麗遣使來言國王王昌非王氏後實辛朮子禍之子國中人民多不信服故別求王氏宗親定昌院君王瑤迎立嗣位以續王氏之後伏望朝廷允所請 上諭禮部尚書李原名曰高麗限山隔海其人多詐今云廢黜異姓擇立王氏宗親則前者來言童子入朝吾不聽者意必執國政者所爲今其情見矣且其真僞莫知若果爲本國人民所推亦聽其自爲倘陰謀詐立一旦變更盡爲虛妄必將禍起不測皆自取也爾且備咨其國人知之

命削潮州府學生員陳質兵籍遣歸進學

通政使茹常引奏潮州府學生員陳質言父戍太寧已

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至今荷國恩教育願賜
卒業以圖上報上謂兵部尚書沈縉曰國家得一卒易
得一才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造歸進學縉
對曰此生學未見成效若遂削其兵籍則缺軍伍上曰
人才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既成之後譬之稼
必豫耕而後有獲若刈不待熟則無用矣且事有輕重
難拘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獎成一賢
才以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

二月庚子考定王國合祀山川諸神

上曰王國有嶽鎮海濱卽以嶽爲正次海次鎮次墳風
雲雷雨之神又次之於是禮部爲圖以進使頒之列國

復命東海則燕齊皆祭東嶽東鎮齊魯皆祭泰岱皆祭
西海晉祭北海

丙辰以廣東龍川知縣陳敦為吏部侍郎 三月乙丑成
祖文皇帝率師出古北口征虜頡國公傅友德等以所部
從○申定官民服飾○癸巳成祖文皇帝師至遼都故蒙
古大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忽哥赤知院阿魯帖木兒等
皆降

先是王師既出古北口文皇帝臨塞諭諸將曰吾與諸
將軍受命提兵沙漠掃清胡虜今虜無城郭居止其地
空曠千里行師必有耳目不得其所難以成功諸將皆
諾即發騎皆得虜跡知乃兒不花等駐蹕於遼都遂

進兵過大雪諸將欲止文皇帝曰天大雪虜必不虞我
至宜乘雪速進遂抵迤都隔一磧虜不知也乃先遣指
揮觀童徑詣虜營觀童與乃兒不花有舊至卽相抱持
而泣倉卒之頃我師已壓虜營虜衆大驚乃兒不花等
欲上馬走觀童諭以文皇帝至母恐乃兒不花素聞文
皇帝威德遂不去觀童引之來見文皇帝降辭色以待
之卽賜之酒食令醉飽意諭遣還營虜甚喜過望遂無
適意將至營又復召來如是者三於是悉收其部落及
馬駝牛羊而還遣人報捷京師

四月置龍里衛指揮使司閏四月乙丑安南遣使入貢
命廣西布政使司遣還三年乃來辛未詔以故蒙古太

尉乃兒不花爲留守中衛指揮同知阿魯帖木兒爲燕山中護衛指揮同知咬住爲副都御史忽哥赤爲工部侍郎○置五軍斷事司曰稽仁稽義稽禮稽智稽信○甲戌除期年奔喪之制

先是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訃至是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是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五六月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數繁曠官廢事今後除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年服制不許奔喪但遣人致祭從之

施南忠建二宣撫司蠻叛命涼國公藍玉討定之○置平壩衛指揮使司○五月癸巳遷楊靖爲刑部尚書沈摺爲

工部尚書趙勉爲戶部尚書秦達爲兵部尚書令今後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詔遣公侯還鄉

魏國開國曹國宋國申國潁國六公各賜黃金三百兩白金貳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十疋綾十疋永平南雄崇山懷遠鳳翔定遠安慶武安鞏昌鶴慶十侯各黃金二百兩白金貳千兩鈔千錠文綺三千疋

乙卯太師李善長自殺

虞部郎中王國用上書訟公寃曰竊見太師善長與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爲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分極矣志願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

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謬。不然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雖至病狂亦不爲矣。善長於惟庸則姪之親耳。於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哉。使善長佐惟庸成事。亦不過勛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不可倖求取。天下於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齏粉。世絕宮污。僅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且人年邁頹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強。暴動感其中也哉。又其

子事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深讎急
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爲此者必有深讎急變大不得
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固全身未有平
居晏然都無形迹而忽起此謀者此理之所必無也若
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
意哉今不幸已天刑而臣慄慄爲明之猶願陛下作戒
於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
方之解體也事在寃延羣臣杜口竟無一人爲陛下言
者臣誠愧耻忘其踈賤冀陛下萬一感悟甘就鼎鑊無
恨

改設戶刑二部屬各爲十二部

戶部初設民部度支部金部倉部至是改爲浙江江西湖廣陝西廣東山東福建北平河南山西四川廣西十二部量其繁簡兼領京畿而以雲南隸陝西刑部初設憲部比部司門部都官部至是改十二部如戶部

定東官司經局官制

先設東官司經局至是命定官制禮部考唐制言太子司經局洗馬從五品校書正九品正字從九品其餘職官祿各有差本朝祿增於唐宜從裁減詔自洗馬而下官秩依唐制其俸祿則從本朝

都勻安撫司散毛散徇長官司蠻民作亂京國公藍玉遣鳳翔侯張龍等率兵討平之○詔禮部製公侯伯屯戍百

戶印

先是上以公侯伯於國大有勲勞人賜卒百十有二人
爲從者曰奴軍至是以公侯年老賜其還鄉設百戶一
人統率其軍以護衛之給屯戍之印俾其自耕食復賜
鐵冊曰茲者朕與羣雄並驅於諸將中拔其出羣者爲
帥首以統軍自渡江來平定天下今三十餘年念諸將
老矣令其錦衣還鄉特命爾爲百夫長各率兵百十有
二人以護衛其家俟其壽老子孫承襲則兵皆入衛罷
其屯戍爾尚欽哉於是魏國開國曹國宋國信國潁國
京國諸公西平江夏長興江陰東平宣寧安慶安陸鳳
翔靖寧會寧懷遠京川崇山普定鶴慶東川武定潘陽

航海全寧西涼定遠永平諸侯皆給以兵時號鐵冊軍以福建布政司右叅政王純爲浙江左布政使

純以稅糧愆期當罷召使持節撫諭楚川平緬宣慰司各贈以金固却不受恐懷疑生變乃受之悉輸雲南布政司庫而還遂陞今官

秋七月丁酉詔兵部追還在外軍衛水馬驛符驗令都司布政司按察司仍舊行之○己巳改鑄監察御史印

先是旣分察院爲河南等十二道每道鑄印二其文皆曰繩愆糾繆守院御史掌其一每道置御史或五人或三四人以次長之分巡印一歲於內府有事則受印以出復命則納之至是左副都御史袁泰言各道印篆相

類乃命改其制守院印十二如浙江道則曰浙江道監察御史印餘道並同其巡按印則曰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印餘亦如之惟浙江江西直隸十府州事繁劇每道置印十餘道皆五

壬申召涼國公藍玉還京尋詔還鄉

賜鈔三千五百錠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文綺三十疋綾十疋仍命工部具舟送之

丙子詔考定使節之制○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冬十月戊寅降詔刊行韻會

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 上以其字義音切未能盡當命翰林院重加校正學士劉三吾言前太常博士孫吾

與所編韻書本宋儒黃公紹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
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其書進上覽而善之賜名
曰韻會定正命刊行焉

乙酉道閤門使以前誠意伯劉基子仲景爲之○十一月
己丑以重慶府永川縣知縣王佐爲翰林侍讀○乙卯置
景東蒙化二衛○十二月甲戌福建布政司進南唐書金
史蘇轍古史○庚辰擢夷陵州學正張智爲禮部試左侍
郎華昌教授李本立爲翰林院編修○西番諸夷遣使表
貢方物○諭刑部令死罪輸粟北邊

上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
死餘死罪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力不及者或二人或

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貲以行翰林學士劉三言
曰聖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上曰愚民
犯法如啗飲食嗜之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
益多推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三吾曰三代而上刑
罰常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嚴刻也上曰
善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

江左陸神之綜核